

劉京定 難忘「賠錢貨與香爐耳」夢魘

2014-03-29 戴子嘉

8+1



劉京定，任職於中央警察大學，擔任學生總隊研究生中隊的區隊長。她自認為固定非典型的客家人，因為高中以後就離開客家庄，偶爾才會回老家看看，不過在她的身上仍然留有客家人的氣息。

劉京定家中總共有七個小孩，她排行第五，上面有四個姐姐，下面有兩個弟弟，從她的家庭結構來看，就可以知道她們家有非常嚴重的重男輕女觀念，加上她的父親是長子，無論如何都要將「香火」延續下去，因此小孩一年增加一個，生到第六個終於是個男生，總算達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，基於中國人的「多一個小孩只是多一副碗筷的觀念」，在她小學一年級的時候，排行第七的小弟也來報到了。

父母教育 小孩「團進團出」

由於父親是長子、長孫，從小便和奶奶同住，難免會受到傳統重男輕女觀念影響，但是生長在物質缺乏的年代，觀念上的重男輕女，其實在物質上的差異並不大，而且光靠她的父母親照顧一家十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，所以她們五姊妹從小就扛起大部分的家務事，同時還要照顧年幼的弟弟，她還提到因為家中女生很多，總是被親戚冷嘲熱諷「賠錢貨」，而且她的奶奶常把弟弟是「香爐耳」掛在嘴邊，讓她們做姊姊的聽了很刺耳，「明明同是劉家人，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差別待遇？」所以她有時會頂嘴說弟弟是「尿桶耳」，小小的發洩一番，回想起童年往事，她不禁嘖嘖一笑。生長在家庭即工廠的時代，劉京定的父母原本經營腳踏車店，後來跨足到金香業，家中的經濟才略有改善，不過那時還是小孩子的她們就開始了打工的生活。在她的印象中，小時候沒有寒暑假，也沒有所謂的週末，過去的週六要上半天課，一放學回到家吃完午飯後，母親就會用摩托車一趟趟地把她們載往自家工廠，從事需要人力的半成品加工工作，每每在規定的份量完成後才能玩耍，男女皆然。而且有時週末下課後，她們還要協助急件的完成，所以小的時候，她們最怕放假。但長大後她的母親卻有另一種說詞，她說因為家中小孩太多，每天下班回到家後都會聽到奶奶抱怨她們不乖，又怕她們出去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玩，所以她的母親認為整隊小孩「團進團出」比較好管理，而且她很得意的表示：「根據我的觀察，這招似乎真的有效！」



帶著笑容的劉京定，完全沒有警察的嚴肅氣息。(提供/劉京定)

重視讀書 父母身教影響最深

因為劉京定的父母教育程度都不高，深深體會到未受教育的痛苦，所以非常重視子女們的教育。儘管家中孩子很多，但是只要跟念書有關的花費，父母親絕對二話不說爽快掏錢，所以她常常用買文具的藉口騙取零用錢，說到這裡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不過她很驕傲地表示，從小學開始都是靠自己讀書，就是遵守鐵律——新聞播報完畢就得關閉電視，所以每次月考平均都有九十五分喔！

除此之外，劉京定覺得受父母影響最深的就是身教，她說父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，入睡時已經是凌晨，尤其是她的母親，早上四、五點就得起床洗衣、養雞、餵豬，還得幫全家人準備早餐；她的父親是典型的客家男人，地位崇高，母親總是規定晚餐一定要等到父親回家後才能開動，印象中還曾經等到晚上九點。她也常看到母親煮豬肝湯等補品給奶奶跟爸爸，這個時候小孩們只能站在旁邊看，有時可以分到幾片豬肝吃就開心的不得了，直到現在對豬肝湯還是情有獨鍾。劉京



定覺得母親為了家庭，再辛苦也值得，所以她小時候唸書唸到累時候，常常會提醒自己：「父母很辛苦，不要讓別人看不起我們這些女兒！」

劉京定還記得當她的三姐高商畢業後，父母出錢讓她補習考二專，左鄰右舍親戚議論紛紛：「女兒是賠錢貨，養大了還不是別人的，念這麼多書幹嘛？」等等的嘲諷話語，在她的三姐考上台北商專後，親戚又說話了：「書念這麼多，錢有賺比較多嗎？」後來她的四姐高工畢業，也去補習，考進了新埔工專二專部，親戚再補上一句：「他們家的小孩唸書都是用錢堆出來的」，令她忿忿不平。深陷客家庄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，讓劉京定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地形成她的夢魘。



在丈夫和可愛女兒的包圍下，劉京定露出幸福的微笑。(提供/劉京定)

學運時代 確曾遭受差別待遇

她回想求學過程中，確曾因為是客家人而遭受差別待遇，還記得在野百合學運時代，在一次的演講場合中，聽眾要求演講者以閩南語發音，當時她也很想站起來表示：「台灣不是只有閩南人，還有客家人、原住民，台灣省不是叫做福建省！」可惜當下她沒有這種道德勇氣，令她頗為懊惱。所幸在講求尊重多元文化的現代，這種景象已不復見。

從小生長在竹東客家莊的劉京定，平常以說客家話為主，一直到了新竹念書後才體認到講客家話的重要性，因為到了新竹女中，才發現原來新竹市大多固定閩南人，客家人很少。她說以前住在竹東時，鄰居、同學、老師都是客家人，體會不出客家人是少數族群，到了新竹女中才發現情況已經變了。同時她還發現自己講國語時，客家口音還挺重的，於是努力去除說話時的客家口音。不過由於客家話在學校是稀有語言，劉京定開玩笑地說，如果要罵同學又不想被聽到時，客家話就可以派上用場了，所以到了新竹才讓她深刻感受到「我是客家人」。另外，有些閩南籍同學很喜歡指出她的客家口音，甚至笑她說話的腔調，有種被歧視的感覺，於是她開始刻意地隱藏客家口音。而她有點不好意思又得意地提到，因為客家話有六種聲調，北京話只有四種，所以她現在可以把國語說得很標準，英文發音也很流暢，都是拜客家話的六種聲調所賜。



脫下平日的警察制服，劉京定幫友人慶生時的合影。(提供/劉京定)

不會講客家語言 「So what?」

當客家與閩南結合，劉京定發現了很多有趣的差異，根據她從先生身上觀察到的閩南文化，她覺得閩南人好像比較喜歡吃魚，而客家人比較喜歡吃肉，可能和大部分客家人居住在比較接近山

區有關，魚對他們來說比較貴也吃不起，以她們家為例子，肉的料理變化顯然比魚多出許多。還有客家人很喜歡吃米食，也喜歡一次做很多份分送親友，然而有趣的是，傳統客家女性其實很不屑閩南的米食。她還強調客家人覺得閩南人的腔調很重，如果親戚中有人娶閩南人為妻的話，大家都會在背後稱她為「閩南婆」，其實這句話是罵人的，因為以前客家男人的外遇對象都會被叫做「閩南婆」，所以這個稱呼其實蠻負面的。

很多人都說台灣人非常熱情、好客，劉京定眼中的客家人也不例外，「客家人非常大方！」她很興奮地說，很多路過家中的親戚，如果剛好碰到他們家的用餐時間，都會被邀請進來一起大快朵頤一番，和一般人存有對客家人吝嗇的觀念很不一樣。

劉京定表示，雖然近幾年來政府開始重視客家議題，但是政府機關對客家人的照顧，或者是在推廣客家文化上的努力，就她的感受來說仍然不太夠。至於「現在常不常講客家話？」，她覺得因為隱形客家身份太久了，因此不太會在公眾場合說客家話，所以她覺得年輕一代的客家人已經沒有學習客家話的動機了。「客語傳承的重要性，其實連我都不太懂」。她羞赧表示，如果小孩會講客家話當然是最好不過，但不會講客家話好像也沒有太大影響，畢竟台灣的客家族群還是占少數，雖然她知道要教，但是並不積極，再加上她嫁給閩南人，已經不住在客家庄，對她來說在家要以客家話交談，真的有些困難，所以不會講客家話「So what?」她覺得客家話可能逃不了式微的危機。



擁有兩個可愛女兒的劉京定，是個稱職的母親。(攝影/戴子嘉)

